

守厂记 (八)

如果说,佛山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片未开发的金矿,我就是这座矿山的挖掘者。生活在佛山十多年,感受佛山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有人说,这是一个极易发生故事的城市,这里有许多的非虚构题材。佛山是珠三角地区一个重要的产业城市,也培育了大量的产业作家。一直以来,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,安静地写作,安静地生活。很多佛山产业作家,书写个体生命的悲欢,书写后工业现场的风云变幻。而佛山作为一个陶瓷之城,这个巨大的产业群体,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。春节守厂,他们,她们,来自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江西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,组合成一部难得的命运交响乐!

□ 谭旭日

易小虹吃完饭后,没有急着回家。他站在球场边的水泥池边,和几个乡友一边抽烟,一边吹嘘。见到我,立即掏出包硬盒中华,给我发了一支。

这个又矮又圆又胖的男人,一眼看上去快花甲了。事实上,他和我同年的,还不到四十五岁,为人精明得很。通常到了逢年过节,他的口袋里总会装着两包烟,一包硬中华,一包芙蓉王。见领导发好的,一般同事会打发一支芙蓉王。

抽着烟,我们就将话题慢慢拉开了。他说,十八岁开始外出打工,刚开始跑过深圳,下过东莞。二十多岁结婚成家,随朋友来到白坭,进了一家锁厂干了七八年。渐渐地,由普工成了锁厂技术能手,锁厂效益好时能拿个六七千的工资。后来,锁厂效益不好,赶上陶瓷厂兴起,易小虹索性转行进了这家陶瓷厂做打包工。

我到这家工厂做HR经理,易小虹得了腰痛,不能过重劳作。我通过他们部门的领导了解这人做事积极,勤快,又安分守己,遂把他调到手下做保安,他很高兴地接受。对此,他一直心存感激,与我有一种神似的友好感。

他说,来到白坭就再也没有回家过年。话说出口,脸上飘忽着一丝暗淡的神色。一个人,离开故乡,内心总是难以割舍某种情愫。在白坭镇,确切地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,不过是在小镇上两间租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子。为了照顾家里,把父母小孩都接到身边。夫妻一起在小镇的工厂打工养家,小日子也算过得去。如今,孩子大的参加了工作,多少能给家里帮补点。小的还在念书,马上快大学毕业。

易小虹又跟我们讲述了他的老家。说自己在老家建了房子,有好几年了。房子叫二叔帮建的,把钱给二叔请人工,师傅,买砖买水泥,把小二层楼建好,外墙内墙都装修了。说着说着,他把手机里的房子照片给我看。我问他,这房子回家看过吗?他回答:没有,顿时,我无语凝咽。在农村,一个人出门打拼,就是图个建个安身立命的处所,为妻儿老小有个安稳生活的窝。易小虹的房子,却只有在手机里,在精神上给自己一个欢欣的慰藉。

说完他的房子,他又讲起了故乡的地理。他是重庆秀山的,与湖南、贵州交界,故乡有一山跨三省之称的地方不胜枚举。每每提及湖南,易小虹就颇费周折顺带两地风土人情都相近。我知道他的本意,暗示着我这个湖南籍与他有着一衣带水的关联。不亚于两者之间的临近关系,是一种靠近的资本。我从心底接受了他的这种语言的表达,也乐意与他成为朋友。

易小虹又说起守厂,说公司放假后,回家旅途辛苦不说,还不划算。在这里没亲戚,出门要花钱,守厂实在,容易消磨时间,还能挣多一份工资。他说回家,一个大男人,总不能天天窝在床上看电视,附近冷冷清清的,找点事干,心理踏实。

他嘴上说得好,实际工作有点滑头。日常工作挑不出多少毛病,看似很勤奋,与同事相处也不错。易小虹爱耍小聪明,时常偷溜,偶尔也会在岗位睡觉。只是他的姿势不一般,绝对不趴着,也不匍匐着身子,用一些物品巧妙地遮挡外面的视线。他的听觉神经末梢很敏感,只要一听到脚步声,瞬间能睁开眼睛。事实上,那晚我查岗的时候,看见他在夜班睡觉。我有意回避,不让他为难,他却自鸣得意地在同事中夸下海口。这下可好,没料到我在大会上直接点了他的名,让他有些难为情。

易小虹向我保证,再也不犯错。嘴里口口声声说:向组织保证,向领导保证……嘴角露出的笑容,异常奸诈,样子滑稽之极。我心软,看他这样子,也就叫队长饶了他一回,象征性地惩罚一次。不管怎样,我们的友谊还是向好的,他明白,人在“江湖”,就得遵循江湖的规则。

而每次我们在一起,话题往往是无边际的,没有主题,散乱无章,任凭自由发挥。只要一停顿,就会有冷场的尴尬。与他的每次交谈,我极为配合他的话语。

惟独我们守厂的主旨不变:做一份勤勤恳恳的事,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。

(未完待续)



春风入怀,春花动心?

□ 葛亚夫

风景也有两面,“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”,一面在风里,一面在景上。

最想看望的是玉兰。这生于幽谷的闺秀,嫁了南方,就成了市花。

我想看看她待字闺中的模样。无论是白黄,还是紫红,都是一袭称身的锦绣,美轮美奂。无论是含苞,还是绽放,都是一副清巧的典雅,流连忘返。也难怪,她还有个很江南、很柔媚的名字:辛夷。

也有这样温婉的女子,也在南方,驻足在南朝,叫鲍令暉。“桂吐两三枝,兰开四五叶。是时君不归,春风徒笑妾。”春风般的诗文,兰心蕙质,也不枉那个为她而生的词——蕙情清巧。我来时,也正“四五叶”的春日,春风徒笑,因为我不是她要等的人。

风吹,几瓣玉兰悄然而下。“倾挥引暮色,孤景留思颜。梅歇春欲罢,期渡往不还。”这漫山的玉兰该有多少思念呀!玉兰可以治痛经不孕,但治不了相思。

那迢迢、摇曳的锦黄,只需一眼,便知是油菜花。

一团团,一簇簇,云蒸霞蔚。拾着山势,向上漫溢,又四处荡漾,把天和地都渲染得富丽堂皇。菜花为裳,青山披上锦绣龙袍,正襟危坐,顿时有了帝王之相。十里春风,无不山呼万岁。遍山草虫,莫不俯首称臣。

乾隆帝也曾为他写诗,“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花野草流”。菜花很俗,却俗得接地气,接民风,知民情,达民意。徜徉花海,沐浴在浩荡的春风里,忽地想起同游的尉迟敬德。那个盛唐的门神,置身这

片花潮,他是否依然无动于衷?

一地花海,一山锦绣,加起来是锦绣河山。谁不爱呢?心儿如蜜蜂,百花丛中过。

下了菜花的早朝,卸下疲惫的,是温润的桃花。看桃花,只能用一只眼,另一只眼要看脚下。不然,会被迷醉,拜倒在桃花的温柔乡里。桃花有毒,绮丽的东西都有三分毒。

花千树,香满路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”千万株桃夭,统一着桃花妆、桃花眼、桃花面……该是多奢靡的桃花运和桃花劫啊!桃花粉红,那是最近心的色调。这有心跳的花宠,注定了一世奢华的劫数,哪怕凋落,也不会单调。

那桃妖般的女子,她也叫桃花夫人。诗佛王维都动了凡念:“莫以今时宠,难忘旧日恩。看花满眼泪,不共楚王言。”无论唐明皇是否知道兄弟抢夺人妻,他肯定知道,身边那如花妃子的来历。桃花落,一曲舞罢谢春风。一倾身,微醺了一座青山,迷醉了一个王朝。

“北方有佳人,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,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?佳人难再得!”大汉没了,盛唐没了,这歌仍桃花般妖娆。那一山缟素,多像贵妃零乱马嵬坡的绸罗。

春风入我怀,春花动我心。上山,下山。一步一心静,一顾一惊鸿,一念一心动。一路走来,风动景出,心摇念生,我虽没着一言,却恍若游历了千年。

念念烟波,墨香江南

□ 宫佳

从北国出发,一路南行,寻找心灵中的水云间。

江南,今日比昨日青翠,心上便沁了蓝。愈近江南,绿意愈丰盈。叶脉上灌满了甜蜜,惹得蜂儿蝶儿流连忘返,追逐藏在花朵上的爱情。冬阳缓缓地滑入杯中,轻柔,细碎的蜜珠跳跃,吻在唇上,倏地,入了心,眉眼也生媚。

在砚里研磨烟雨,江南如同秀女撑着一把油纸伞,踩着青石板路,在奔涌的绿色里,晕开了微醺的婉约之美,水墨了一隅江南。

敲一下苔痕厚积的青砖,石桥上传来唐诗宋词的跫音。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。欲问行人去那边,眉眼盈盈处。”一怀陈酒,沉淀着岁月的风霜,绽放着青莲的雅致,醉染了经年。幽长的巷子,朱红的门扉,滴翠的芭蕉,无不抵达内心深处那浓郁的诗韵。我和墨香的江南有了近距离的交集。

那高大的榕树,遮天蔽日,如同一把巨伞,擎在半空中,耸立成一座座凉亭,庇护着来往行走的人。低垂的褐色的气根,千丝万缕,迎风摇摆。据说有的树围竟有七米多,高达十七米,所盖之地有一百多平方米,成为“独木成林”的传奇。电影《刘三姐》中阿牛哥与刘三姐对歌、定情终身就是在榕树下见证不渝的爱情,榕树在盘根错节中诉说着墨染的江南。

烟雨迷蒙的时候,细密的雨丝在一草一木上跳跃,剔透俊朗。江南好似一位白衣书生,左手执半世书卷,右手握半生美酒,沉醉不醒。亭亭的棕榈在你沉迷之时,悄悄地潜入心,把一幅清澈的美镌刻成永恒。纵使别离,风会传来婷婷的墨迹,抖落一段烟雨往事,江南就生动在碧水长天里。灵秀的青石板缝隙中散发着明媚的春光,只一念之间,就洒开一段尘缘,心空便荡漾在江南的烟波中。

行走在江南,倾听风声雨声,一些湿润的情怀萦绕在心头。人生如浮萍,各自在人生舞台上扮着不同的角色。纵然是萍聚一场,亦会以一颗平和之心,载几缕烟雨入诗。只需记

取一段如花美眷的萍聚,再回首,那段江南小憩,如同一场折子戏缤纷在墨绿的江南记忆中。

书一行珠帘,画几笔小桥,抹几弯流水,烟雨江南,等你再来噢!



词语

□ 张创辉

我以为 一些词语
与我的生命无关
譬如贫困 病痛
以及帮扶对象 词性
如此悲凉 暗淡 冷酷
以致尊严
被它们无情没收

当它们像一堵堵高墙
拦住我的去路
我不敢直视
而又必须面对

如果允许选择
就像自由恋爱一样
我喜欢 与
温润 温暖 阳光
这样有温度的词语
共度此生
在生活的字典里
它们的存在
是我活下去的理由

我生命的诗篇
早已给它们
预留足够的位置
可这些位置时常空着

我知道 面对
一条冰冷的铁律
伟人和我一样
都无能为力
最终永远相伴的词语
必定是燃烧 灰烬
以及虚无